

线法山： “诗丘”意象在西洋楼园林中的表达

Mount of Linear Perspective:
The Image of Mount Parnassus Expressed in Xi-Yang Lou Gardens

薛天 | XUE Tian 陈易 | CHEN Yi

中图分类号: TU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3) 02-0030-10 DOI: 10.12285/jzs.20220615001

摘要: 清乾隆年间服务于清宫廷的耶稣会艺术家在圆明园长春园中设计建造的西洋楼园林汇集了多种典型的西方园林建筑类型, 展现了丰富的东西方文化内涵。园内的“线法山”是文艺复兴园林中的“诗丘”意象在中国的孤例, 其反映了文艺复兴造园手法在中国园林实践中的尝试。本文从“形式—功能”及“符号—内涵”两个维度对这一典型意象进行解读, 揭示其在塑造透视学景观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以及作为提取自古典文本中的寓言符号对乾隆皇帝这一艺术资助者的颂扬。通过对“线法山—诗丘”意象的讨论, 使圆明园西洋楼园林中隐含的设计意图得以呈现, 体现了“线法山”这一景观元素在18世纪东西方园林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线法山、诗丘、西洋楼、圆明园、园林、耶稣会

Abstract: Xi-Yang Lou Gardens designed by the Jesuits in the Qing court exemplify the architectural and gardening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18th century, which display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s an element of the classical cultural image of the Mount Parnassus, the Mount of Linear Perspective has a specific allegorical reference: the myth of Mount Parnassus of ancient Greece. As the only example in China, it reflects the practice of arts of Renaissance gardens.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code its value from both angles of 'form-function' and 'sign-connotation', namely its role in shaping perspective landscape, its allegorical expression of the praise to the arts patron Qianlong Emperor. By discussing the subject of 'Mount of Linear Perspective- Mount Parnassus' in depth, the implied design intent of Xi-Yang Lou Gardens is revealed. Thus, the Mount of Linear Perspective demonstrates its unique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gardening in the 18th century.

Keywords: Mount of Linear Perspective, Mount Parnassus, Xi-Yang Lou, Yuan-Ming-Yuan, Garden, Society of Jesus

一、圆明园西洋楼园林中的“线法山”及其价值

1. 西洋楼园林的肇始

西洋楼园林始建于1747年, 是清皇家园林“圆明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圆明三园中的“长春园”北端。整组园林呈现东西狭长的横向布局, 由院落空间组织起游览序列(图1), 设计

师在其中组织了非常丰富的西洋建筑类型。这组融合了西洋风格的园林肇始于乾隆皇帝(1711—1799)对西洋水法(jeux d'eau)的兴趣。1747年的一天, 一幅描绘了欧洲园林中的喷泉装置(jet d'eau)的图画激发起这位君主的好奇心。一向对西洋物件感兴趣的他马上宣召他最赏识的宫廷画家郎世宁修士(Frere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来向他讲解这种装置。兴致高涨的皇帝决定让朝中的某位欧洲人来建造出来一座

作者:

薛天,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与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联合培养博士;

陈易,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资助的博士联合培养项目。

录用日期: 2022-10

类似的“水法”，作为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神父（Pere Michel Benoît, 1715—1774）被举荐承担这项任务。乾隆对蒋氏制作的喷泉模型非常满意，遂决定建造一座与之相匹配的欧洲宫殿（un palais européen），为此皇帝亲自在花园中选址并指派郎、蒋二人共同绘制图样。^①自此便开启了西洋楼园林的建造。

可以说西洋楼的兴建完全是为了迎合乾隆皇帝对西洋建筑景观的猎奇，但这也促成了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内密集地规划了各种典型的西方园林元素：“谐奇趣”“海晏堂”等西方宫殿建筑（palazzo），“黄花阵”中的迷宫元素（labyrinth），“养雀笼”中的飞笼元素（volière），“五竹亭”中的藤架凉棚元素（treillage），“湖东线法画”的视错觉透视画元素（trompe l'oeil）等，其中“线法山”引入了文艺复兴园林中的人工山丘——“诗丘”（Mount Parnassus）元素。这种对经典元素的写仿手法也普遍运用于圆明园其他中式建筑景观中，例如对“西湖十景”“一池三山”的表达，这也使得“圆明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园之园”。

2. “线法山”在西洋楼园林中扮演的角色

一方面，“线法山”作为文艺复兴园林在塑造透视学景观时的改造地形手法，展现出与中国传统掇山叠石在景观学意义

与造型手法上的鲜明差异，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园林对于透视学景观的强调，是西方园林人工山丘营造手法在中国实践中保存了明确形态记录的孤例。另一方面，“线法山”所表达的典型的“诗丘”意象，作为重要的寓言符号也展示了古典文化的表达传统在景观塑造中的影响。而这些都赋予了“线法山”在中国建筑园林史上的独特价值。通过对这种园林造景元素的形式探源，揭示其隐含的寓言属性，有助于理解耶稣会士在西洋楼园林营造中的设计意图，展现这组作品更深层次的文化意涵。从“形式—功能”及“符号—内涵”的两个维度来理解“线法山”——“诗丘”这一景观元素在西洋楼园林营造中扮演的角色，以更加具体的视角呈现18世纪东西方建筑园林文化的交流。

3. “线法山”形态分析

自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历经数度劫掠的西洋楼园林如今仅存断壁残垣，只有借助史料才能够再现其形制。而现有的耶稣会书信等相关文献中鲜有对圆明园西洋楼设计的大篇幅描述，多数为较分散的片段信息，且集中于描述蒋友仁在水力机械方面所做的努力，而关于建筑设计的主要负责人郎世宁，则较少对其设计工作有直接的论述。郎氏作为供职于“如意馆”的专职宫廷画家，其日常的大多数时间皆用于完成皇家

委托的绘画任务，而无暇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因此现有文献中缺少他本人对西洋楼园林的设计细节及构思动机的文本资料，故此，基于存世的图像资料，从“线法山”自身的形式及符号意涵表达角度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探究设计师的设计意图，对理解西洋楼园林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较为直观地展现西洋楼园林的图像资料是一组制作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铜版组画，全套共二十张图版，精美的雕工展示了许多建筑细节信息。结合样式雷图档中提供的平面图，可以对“线法山”的形态有较为全面地把握。这是一座整体形态呈圆锥体的人工山丘，山顶处设置了一座八角观景亭。中国传统园林中人工山体的塑造追求对于自然山体形态及神韵的精炼与再现，而高度几何化的西洋楼“线法山”则表现出了迥然的审美意趣。沿山体规则铺设的山路盘旋交错形成类似迷宫的空间路径，从铜版画中可以看出其路径由石板铺就，在不同高度均匀地布置了坡道交汇点，游览者沿坡路可以环绕山体观赏任意角度视野内的景观。在其山坡上、山路旁种满了形似松柏的低矮乔木，山丘与园中其他区域由修剪整齐的绿篱分隔（图2）。从形态而言“线法山”表现出迥异于中国园林人工山丘的显著特征，其形制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园林中的“诗丘”，在形态塑造上遵循了文艺复兴园林中采用高度抽象的几何形态表达理想之美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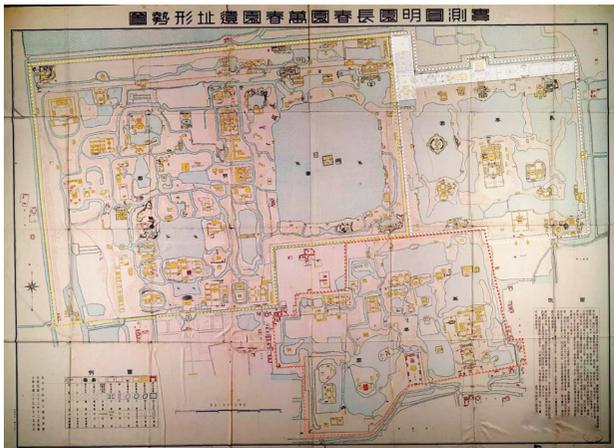


图1：圆明园三园总平面及西洋楼园林位置示意图，1933年测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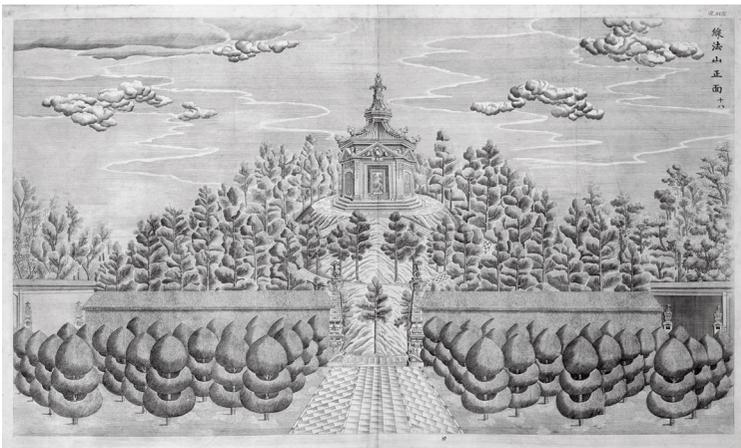


图2：西洋楼铜版画中的“线法山”西立面

局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设计意图。从西洋楼园林的平面可以发现其空间组织形式与周围的中国传统园林有显著的差异，整体呈明显的线性空间，由七进院落按次序通过形态各异的门洞彼此衔接，连续的宫墙将其与周边的中式园林分隔开形成相对独立的园林组团（图5）。然而西洋楼园林的空间塑造也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园林，从地形特征来看，其大致为连续的平坦地形而没有复杂的起伏，既没有意大利台地园林层层错落的高差，也不似法国文艺复兴园林开阔宏大的尺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融合了中国传统院落空间的某些特征，再加之景观元素分布密集，故此其紧凑的格局与适宜的空间尺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类似传统文人园林精致怡人的品质，此外，若从具体的元素细节而言则还可隐约辨识出中世纪欧洲宫廷秘密花园（Hortus conclusus）的某些特征。这种线性空间序列揭示了一个事实：西洋楼园林并非作为一个整体被一次性地规划建造而成，而是经历漫长的扩建历程，其建造起始于最西端的谐奇趣（图5，①），最初的完成效果深得乾隆皇帝的满意，随后便开启了向东端逐渐延伸的建造过程，故此西洋楼园林不同院落间展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反映了设计建造的时序特征，阶段性的设计建造而非全局性的规划最终决定了其由不同景观片段串连而成的线性空间格局。

然而这样紧凑的空间格局加上过于密集的建筑景观元素并不利于呈现文艺复兴园林中所追求的透视学景观。故此，设计师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样分阶段设计建造的园林片段中如何组织起连贯的透视场景，以实现类似欧洲皇家园林中宏大的透视学景观。在这其中“线法山”（图5，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被设置于东西向的主轴线上，向西衔接了“大水法”“海晏堂”的景观，向东则俯瞰“方河”及“湖东线法画”，充当了统摄整个轴线东段的景观制高点。整个西洋楼园林组团由七座院落串连而成，从“谐奇趣”南立面及北立面的户外楼梯及景观平台（图5，①）——“花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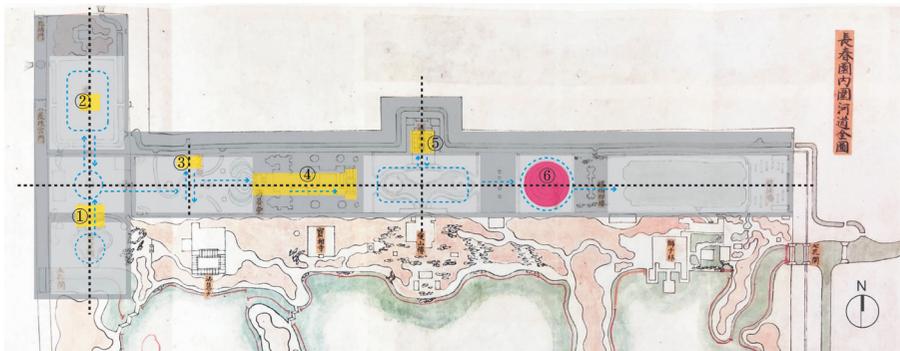


图5：西洋楼园区平面图，根据《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长春园内围河道全图”（局部）绘制

央的抬升的八角亭（图5，②）——“方外观”南立面的观景阳台（图5，③）——“海晏堂”西立面及东立面的户外楼梯及观景平台（图5，④）——“远瀛观”南侧的观景平台（图5，⑤）——“线法山”顶观景亭（图5，⑥），设计师运用了西方园林建筑中的“观景楼”（belvedere）概念，为每座院落设计了形态各异的用于抬升视角的观景平台，以提供理想化的观景视角，增强景观的透视效果，具体而言就是塑造一种强调中央轴线的焦点透视图。由这一系列的“观景楼”彼此串连形成西洋楼景观轴线，以此沿游览路径上塑造出富有节奏韵律的高程变化，形成完整且连贯的观景点序列，将彼此相对独立的院落景观串连组织在一起。“线法山”便是塑造这种连续的透视学景观的重要一环，其环绕山体的登临路径及位于山顶的观景亭较之前出现的平台、阳台、楼梯等形式的观景点为游览者提供了变化更为丰富的视角，特别是类似迷宫般交织错落的环山路径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观景体验的趣味性（图6）。

三、“诗丘”在“符号—内涵”维度的寓言指涉

1. “诗丘”——古典文学主题的复兴

图像学（Iconology）研究方法的开创者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主张对于任何造型艺术（或设计）作品的理解，都应当深入文化语境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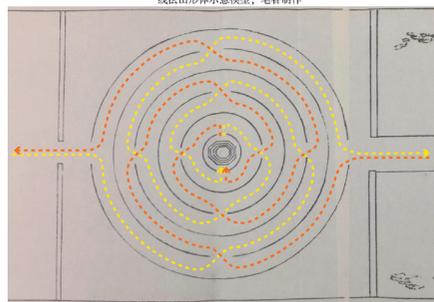


图6：“线法山”平面图及形体示意模型

式背后深层的设计意图，对于“线法山”这样缺少直接文献的研究对象，更加需要从文化语境中挖掘其内涵。“线法山”的形态直接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园林中的“诗丘”，这一主题元素是对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帕纳塞斯山”（Mount Parnassus）的符号化表达。随着古典文本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再度盛行，古希腊游记作家鲍桑尼亚斯（Pausanias, 约110—约180）所著的《希腊志》（*Discription of Greece*）中对于古希腊神话景观的描述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中热衷表现的主题。其中“帕纳塞斯山”的传说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用来表达人间乐园场景最普遍被表现的主题之一。^⑫这座真实存在于希腊境内的高山，相传在古希腊神话中是献给司掌文艺的众缪斯女神（les Muses）、太阳神阿波罗（Apollo）^⑬以及酒神巴克斯（Bacchus）的

圣山，也是这些神祇的居所，被古人视为诗与艺术的象征。^⑭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在其传世之作《神曲》（*Divina Comedia*）中将帕纳塞斯山喻为黄金时代的人间乐园（l'eta dell'oro nel Paradiso terrestre），那里花果常茂，到处流淌着琼浆玉液，他还祈求阿波罗让自己登上山顶以使自己的诗作至臻完美。^⑮久而久之“攀登帕纳塞斯山”（*Gradus ad Parnassum*）便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拉丁谚语，被用来隐喻一个人在艺术造诣上的精进。比利时耶稣会士保罗·亚雷（Paul Aler, 1656—1727）还用这句话来命名1686年重新编辑出版的古典诗歌同义词汇编手册。他本人作为一位诗人和语言学家编辑的这部汇编手册在欧洲文学历史上影响极广，是学习古代拉丁文诗歌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于1799年创作的《德意志诗丘》（*Deutscher Parnaß*）也是以帕纳塞斯山为主题意象的抒情诗^⑯，诗句中刻画了诗人对此处艺术之乡胜景的想象，诗丘神话中的经典意象诸如阿波罗、缪斯、山泉及月桂树等基本都出现在了这首作品中。^⑰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一场诗歌运动也被冠以“帕纳斯”（Parnasse）^⑱之名。

帕纳塞斯山被认为是艺术之神的居所，这种关联性使其成为被西方大众所熟知的指涉艺术的文学意象，在文学作品特

别是诗歌中被大量引用。正是众多艺术家的引用和传颂使得帕纳塞斯山成为世人心目中的“诗丘”。在西方艺术的寓言图像中，用来象征诗歌艺术的“诗丘”一般被塑造为这样一种形象：作为奥林匹亚十二主神之一的阿波罗位于主导地位（例如中央山顶的宝座之上），有时演奏着里拉琴或齐特拉琴（晚期作品中也有表现为小提琴），九位缪斯女神环绕阿波罗，山上遍植月桂树（*lauriers*），灵泉（*l'Hippocrene*）从山间潺潺流淌。^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在梵蒂冈教皇宫“签字厅”（*Stanza della Segnatura*）^⑳中的湿壁画“诗丘”（*il Parnaso*）就表达了这一经典寓言主题（图7）。

2. “诗丘”成为艺术资助者的象征

在西方艺术历史上文学与造型艺术相互指涉的“诗如画”（*Ut pictura poesis*）传统^㉑的影响下文学意象被大量运用于造型艺术的表意系统中，园林营造亦如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丘”作为流传甚广的古典文学主题（*literary topos*）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被符号化，并被赋予人文主义内涵，被广泛应用于园林造景之中，用来彰显业主个人的审美品位或高尚志趣。正如文学家对于“诗丘”的赞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也热衷于将这一意象置入园

林中表现一种人间乐园的图景。珀伽索斯（*Pegasus*）^㉒用马蹄在地面挖出灵泉的泉眼，缪斯女神的居所位于这座优美的神山，奇花异草繁茂长青象征了诗歌艺术和其他人类的智性活动在大自然的滋养中萌发，在这里人类可以获取不竭的艺术灵感。这种古典时代人们对于自然孕育出艺术灵感的观念被投射在文艺复兴园林的营造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以及安尼巴莱·卡洛（*Annibale Caro*, 1507—1566）都将文学灵感归功于自己别墅中的花园。与此同时“诗丘”及“灵泉”对艺术的滋养这一内涵被进一步引申，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艺术资助者用来自比，他们在私家园林中表现这些艺术灵感源泉的意象。实际上借助“阿波罗”或“诗丘”的意象来表征那些热心资助艺术的君主与贵族的做法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成为一种传统^㉓，例如意大利诗人贝利乔尼（*Bernardo Bellicioni*, 1452—1492）将米兰大公莫罗（*Ludovico il Moro*, 1452—1508）比作让灵泉重新开始流淌的阿波罗，类似地，西蒙奈（*Giulio Simone*）也盛赞教宗利奥十世（*Leo X*, 1475—1521）为缪斯之王阿波罗（*Apollo Musagete*），将梵蒂冈丘（*il colle Vaticano*）比喻为“新诗丘”。^㉔

基于以上的原因“诗丘”的意象也频繁出现在颂扬君主的场景中，例如1662年出版的《法兰西及纳瓦尔国王路易十四陛下及其妻奥地利的玛丽·特蕾莎胜利进入巴黎》（*L'entrée triomphante de Leurs Majestez Louis XIV. roy de France et de Nauarre, et Marie Therese d'Austriche son espouse*）记录了为庆祝法王路易十四与玛丽·特蕾莎联姻并与西班牙缔结和平条约，欢迎国王夫妇返回巴黎而在城内所做的华丽装饰。沿国王途径的街道布置了各种样式的凯旋门，其中在位于圣热尔维喷泉十字路口（*le Carrefour de la Fontaine Saint Gervais*）一座凯旋门被命名为“诗丘”（*le Parnasse*），源于其顶部装饰的“诗丘”形象：一座约40法尺（约合13米）高向上收分的小山丘（图8），顶部坐着演奏小提琴



图7：诗丘，拉斐尔，1509—1511年



图8: 圣热尔维喷泉十字路口的凯旋门“诗丘”(Arc de Triomphe du Carrefour de la Fontaine Saint Gervais) 用来表征这位热爱艺术的君主对于艺术事业的资助和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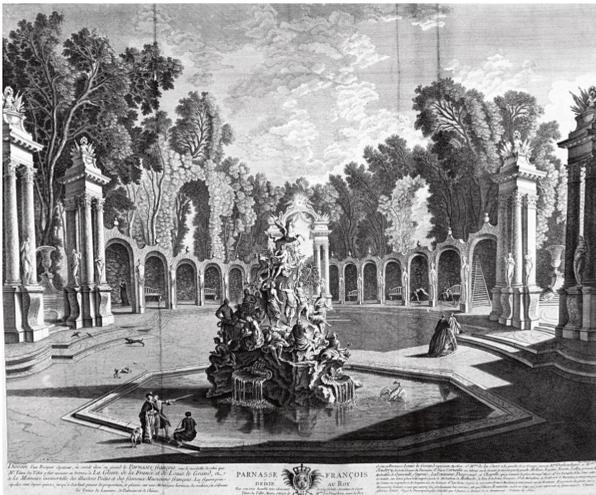


图9: 德·拉茹 (Jacques de Lajoue, 1687—1761) 按照雕塑“法兰西诗丘”(le Parnasse français) 绘制的园林喷泉场景, 18世纪



图10: 1733年“契内阿节庆”期间一座表现“诗丘”主题的第一焰火装置透视图(Prospettiva della Prima Macchina de Fuochi d'Artificio rappresentante il Monte Parnasso) 由希耐特 (Sintes, Giovanni Battista, 1680—1760) 于1733年制作的铜版画

琴的阿波罗, 其左侧头戴金冠手持桂冠的为英雄史诗女神卡利俄佩 (Calliope), 右侧手持小号的为历史女神克利俄 (Clio), 下方第二层按照山体的层级围坐另外7位, 共9位缪斯女神, 再往下第三层的山脚下则簇拥着头戴桂冠的诗人, 拱门上方正中央由天使高举的纪念章上雕刻了国王和王后的头像。整座山遍植月桂树, 相距18法尺 (约合5.85米) 宽的两侧立柱采用棕榈树 (palmier)²⁵ 的形态,²⁶ 这种自然形态的运用令整座凯旋门的造型显得非常新奇别致。

另一著名案例是第童·迪·蒂莱 (Évrard Tilton du Tillet, 1677—1762)²⁷ 委托铸造的纪念铜雕“法兰西诗丘”(le Parnasse français) (图9)。这座园林中的喷泉雕塑被视为一座纪念碑用来赞颂路易十四治下法国在诗歌、音乐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à la gloire de la France et de Louis le Grand, et à la mémoire immortelle des illustres Poetes et des fameux Musiciens français)。坐在山顶手持里拉琴 (Lyre) 的“阿波罗”形象完全按照路易十四的样貌塑造²⁸, 非常直白地表达对于这位君主的赞美。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意大利罗马的“契内阿焰火装置”(Macchina della China)²⁹, 这种宏大的临时装置在“契内阿节庆”

(Festa della China)³⁰ 中被用于焰火表演, 在“圣彼得和圣保罗节”(la festa dei santi Pietro e Paolo) 期间被分别安置在罗马城的不同位置表达对教宗圣座 (Santa Sede) 的赞美。由希耐特 (Sintes, Giovanni Battista, 1680—1760) 制作的铜版画展现了1733年“契内阿节庆”中的一个焰火表演装置 (图10), 其形式类似上文中的凯旋门, 顶部装饰亦采取了“诗丘”的形式, 从“山体”和“岩洞”间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阿波罗”和九位“缪斯女神”, 这座“契内阿装置”是献给时任教宗的克勒芒十二世 (Clement XII, 1652—1740) 的, 而他本人也热心艺术事业, 在位期间重修了罗马拉特兰圣约翰圣殿 (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 修复了君士坦丁凯旋门 (Arco di Costantino), 并开启了特莱维喷泉 (Fontana di Trevi) 等一系列重要的建筑工程。

3. “诗丘”意象在园林场景中的表达形式

在园林设计中, 设计师同样提取了“帕纳塞斯山”神话中“诗丘”意象的象征价值, 将这一寓言符号置入园林场景中表达设计意图, 即对于园林业主 (即文艺复兴以来积极资助艺术事业的贵族阶层)

的赞美, 于是乎以孕育滋养艺术灵感的“诗丘”来指涉艺术资助入 (mecenate) 逐渐成为园林营造中的一种表达惯例, 这在大型皇家贵族园林中尤为常见, 这也使得“诗丘”这一符号被赋予了明确的权力指涉, 常用于彰显皇家园林的显赫与尊贵。从实际案例来看“诗丘”意象在园林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被塑造为可供登临的观景山丘, 第二类是用于人工穴室中, 第三类是用于户外喷泉雕塑中。

西洋楼园林中的“线法山”属于第一类表现形式, 着重强调了“诗丘”的观景山丘的特征, 即对于登临路径的设计以及山顶观景台或观景楼的设置。与上文中列举的装置或雕塑不同, 此类“诗丘”通常采用高度抽象且规则的几何化形体, 平面中心对称、立面层层收分, 在其上布置规则路径及树木, 彰显了文艺复兴时期园林景观所追求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性秩序之美。出版于1720年的《新观赏园林或装饰全集》(Neue Garten-Lust oder Völliges Ornament) 是一部展示欧洲18世纪巴洛克园林潮流的多卷本杂集。书中囊括了当时多位著名园师的设计, 如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的宫廷画师和园师勒布朗 (Charles le Brun, 1619—1690)、神圣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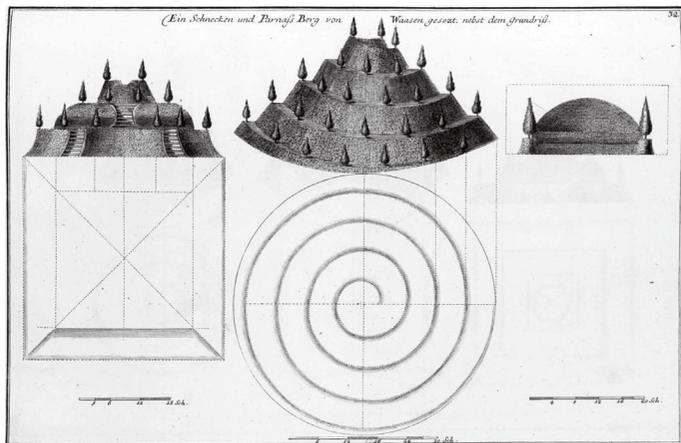


图 11: 18 世纪巴洛克园林中的“诗丘”观景山样式,《新观赏园林或装饰全集》图版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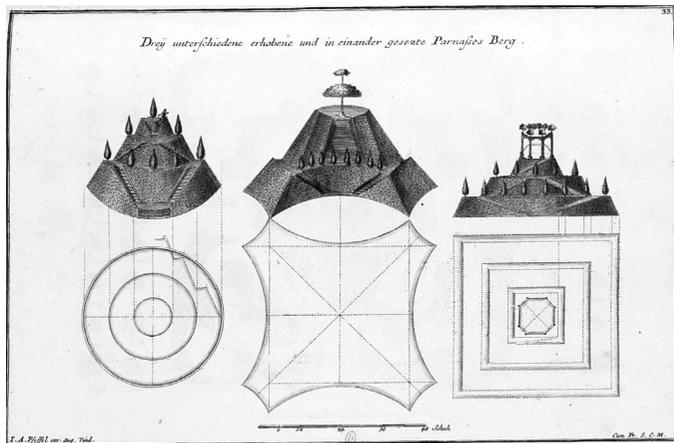


图 12: 18 世纪巴洛克园林中的“诗丘”观景山样式 2,《新观赏园林或装饰全集》图版 33

帝国王查理六世 (Charles VI) 的御用园林师海茨 (Johann George Hätzl, ?—1720)。第一卷由菲克 (Johann David Fülck) 设计的图集是为了庆祝位于维森泰德 (Wiesentheid) 施恩本家族 (Schönborn) 的鲁道夫·弗兰茨·埃尔文伯爵 (Rudolf Franz Erwein von Schönborn at Wiesentheid, 1677—1754) 的园林落成。图集中展示的当时流行于欧洲园林中的几种不同造型的“诗丘” (Parnass Berg) 观景山设计。(图 11、图 12) 集中呈现了这一景观元素的典型特征, 可以发现与西洋楼“线法山”的形态特征一致。

这种园林“诗丘”的实例广泛分布于欧洲诸国。昂吉恩花园 (Parc d'Enguien) 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 是昂吉恩城内的一座规模宏大的 17 世纪巴洛克风格花园, 属阿伦贝格公爵 (Duke of Arenberg) 的产业, 引人注目的放射状构图显示出其近邻法国的影响, 在中央放射状绿篱庭院左侧的延伸轴线上建造有一座“诗丘” (Berg van Parnas), 整体呈圆锥体, 山体并未种植大量树木, 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修剪整齐的树篱组成的围墙沿着山路布置, 山脚下为修剪成建筑样式的树篱拱门, 山顶亦为树篱修剪而成的观景亭, 山脚下主入口前方伫立着一尊手拿桂冠的缪斯女神雕塑以呼应“诗丘”主题 (图 13)。

荷兰版画家范·登·阿夫勒 (Johannes van den Aveele, 1650—1712) 制作的版画展示了位于荷兰海牙 (Den Haag) 修建



图 13: 昂吉恩花园中的诗丘, 德·霍夫 (Romeyn de Hooghe, 1645—1708) 绘制

于 17 世纪的佐赫弗利特花园 (Gardens of Zorgvliet), 在其花园景观主轴线上亦建有一座“诗丘” (Parnassus Berg), 其平面为四边形, 整体呈类似金字塔的形态。与上例中的表现手法相同, 该山丘被修建成非常规则的几何体, 笔直的坡道及精心修剪的树木均匀地分布于山体上, 在立面呈现出清晰的几何构图, 顶部则伫立了一棵较为高大的乔木作为标志物。山脚下入口同样树立了一尊缪斯女神雕塑 (图 14、图 15)。根据 1718 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观赏园林大观》(Tonnel van Nederlandse Lusthoven) 中对于这座园林的描述, 荷兰亲王威廉三世 (Prince of Orange William III, 1650—1702) 最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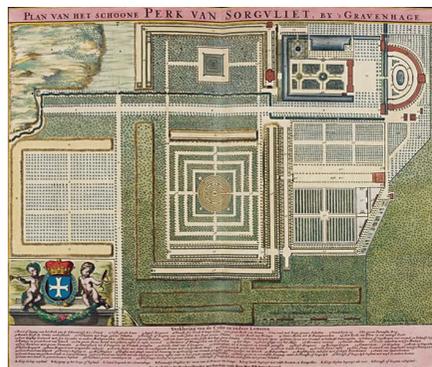


图 14: 佐赫弗利特花园平面图, 范·登·阿夫勒绘制



图 15: 佐赫弗利特花园中的“诗丘”, 范·登·阿夫勒绘制

赖的亲信本廷克 (Hans-Willem Bentinck, 1649—1709) 于 1674 年购买了这处位于海牙附近的产业, 包含猎庄和花园, 随后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建。园林中的每一处细节都表现出作为臣属的本廷克对于亲王的赞美^①, 这座体量宏大的“诗丘”便是园林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三 (Louis le Juste, 1601—1643) 于巴黎建立的皇家药用植物园 (Jardin royale des plantes medecinales)^②

在建立之初作为药物科学研究之用，随着后来的不断扩建也被称之为国王花园 (Jardin du Roi)。在园林西北侧台地之上建有一座呈圆锥体的观景山，螺旋山路沿山体盘旋而上，高约3土瓦兹 (toise)^③，站在山顶可眺望巴黎城内的景观，一些文献称其为“美景丘” (Belle-veüe)^④。而根据1771年出版的《巴黎、凡尔赛、马利、樊尚、圣克鲁及其周边的奇珍》(Curiosites de Paris, de Versailles, Marly, Vincennes, Saint-Cloud, et des environs) 一书中介绍皇家植物园时，称这座山为“诗丘” (la montagne du Parnasse)^⑤ (图16)。毫无疑问，与“线法山”及以上案例中的其他“诗丘”一样，这座人工山丘在建造之初就服务于远眺观景，18世纪时已经成为巴黎市民游玩休憩的公共园林，时任这座园林主管的法国科学家比丰 (Georges-Louis Leclerc de Buffon, 1707—1788) 还专门在山顶处修建了一座铸铁结构的观景亭——比丰亭 (Gloriette de Buffon)^⑥。

4. “线法山”：圆明园西洋楼园林中的“诗丘”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西洋楼园林中的“线法山”形式源于“诗丘”，两者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整体呈规则的几何形态，平面主要为圆或正方等中心对称构图，山体呈现清晰的分层收分结构，树木沿分层均匀排布，登临路径沿山体规则分布，在立面勾画出对称的几何图形，在山顶处设

置有观景台或观景亭。^⑦从空间布局而言“诗丘”通常布置于园林的景观轴线上，以便从山顶获得理想的透视景观。这样一类的“诗丘”被作为地形塑造的手段表现出与同时期建筑相一致的形式特征：遵循严格的对称、比例等构图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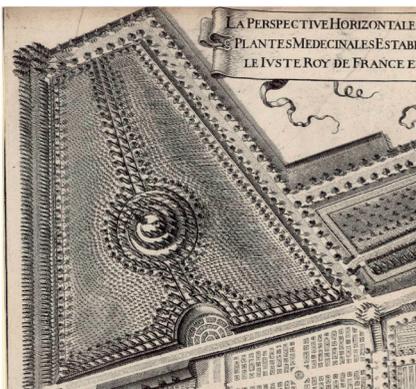
相较于“线法山”，欧洲园林中的“诗丘”样式体现出更加鲜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趣味，分层排布的树木采用了修型法 (topiaire) 修剪为尺寸和形态均等的几何形体，山体表面由平整的草坪覆盖，显示出强烈的人工维护的痕迹，表达了这一时期将人文主义的理性秩序赋予自然的美学价值观。相较之下，“线法山”虽然整体呈规则的圆锥体，但山体表面的处理突出了自然的起伏与沟壑，环绕山体的树木也保留了天然形态的树冠，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丘”几何造型的抽象特征与辨识度，但这样的处理手法显然更加符合中国园林的自然主义审美偏好。从中可以看出设计师将“诗丘”规划进西洋楼园林的过程中所做的本土化尝试 (图17)。

纵观以上“诗丘”在园林中的多种表现形式，无论是观景山、雕塑亦或是装置，它们都突出了这一意象的寓言指涉，即作为皇家园林中的重要景观元素表达对于君主或贵族阶层的身份表征，尤其是对艺术资助者的赞美。“诗丘”在这种“符号—内涵”层面的表达同样有助于理解“线法山”在西洋楼园林中所试图传达的文化意涵。众所周知，乾隆是清朝历

代帝王中对于艺术事业投入极大热情的君主之一。他设立“如意馆”雇佣了一大批画家和手工艺匠人为其工作，特别是耶稣会艺术家和天文学家极为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和重用，韩国英神父 (Pierre-Martialus Cibot, 1727—1780) 在1771年11月3日寄往欧洲的书信中如此描述这位皇帝：“他 (乾隆) 对于绘画抱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于是乎一登基便开始重用郎世宁修士，并且喜欢自称是其弟子，在服丧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和郎世宁在一起待上好几个小时。”^{⑧⑨}通过对耶稣会历史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出于对其技艺的肯定，这位君主对于郎世宁总是不吝于表达最高的赞美，总会抽出时间去观察这位西洋画家工作，自始至终都与他保持着非常友好亲密的往来。^⑩从现存大量的清宫廷绘画作品也可以印证这一时期乾隆帝对于西洋艺术风格的青睐，郎世宁等传教士艺术家将透视法及明暗对比画法 (chiaroscuro) 传入中国，极大推动了东西方绘画表现手法及风格语言的融合。特别是在建筑园林史上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在乾隆时期达到了最繁盛的规模，其中西洋楼园林的设计建造尤其展现了乾隆皇帝本人对外来艺术风格的开放与包容态度，这样一座被载入艺术史的杰作融合了东西方建筑园林的特色，在耶稣会艺术家眼中自然是一件值得被歌颂的艺术成就。可以想见在耶稣会士看来，乾隆皇帝对艺术和科学的热忱能够与同时期的任何一位欧洲君主相媲美。故此，作为受到乾隆帝赏识



法国巴黎国王花园鸟瞰透视图，斯卡贝格 (F. Scalberge) 1636年



法国巴黎国王花园诗丘平面图，博斯 (A. Bosse) 164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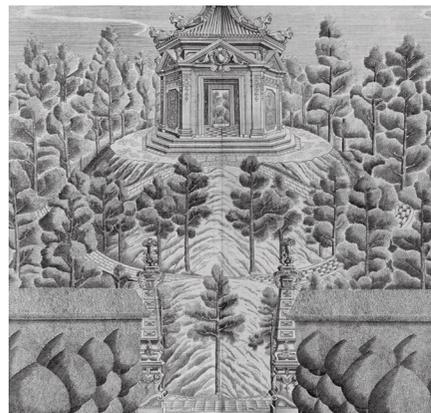


图17：“线法山”山体局部

图16：法国巴黎国王花园中的诗丘

的耶稣会士，特别是负责西洋楼建筑设计的郎世宁通过“诗丘”意象来表征和赞扬这位君主对艺术的资助，有着明确的文化依据，是将文艺复兴园林传统运用在中国艺术实践中的恰当表达。

四、总结

通过对“线法山”在西洋楼园林空间布局中的所发挥的作用，结合对其形式来源即文艺复兴园林中的“诗丘”意象的探源，可以从“形式—功能”及“符号—内涵”两个维度把握“线法山”这一景观元素的价值。一方面反映了文艺复兴园林对于塑造透视学景观的追求，另一方面体现了古典文学主题在造型艺术中的影响，从中可以窥见寓言符号在艺术作品中的表意传统，这两者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园林的特征。与此同时，通过对比东西方园林中的“线法山”与“诗丘”表现形式的差异，可以发现这一典型的西方园林元素在被引进圆明园中既出于地形限制的考虑也表现出对中国审美偏好的适应。然而由于文化语境的变迁，传入中国的“线法山”源于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诗丘”主题鲜有被提及，“线法山”的名称及“转马台”的俗称反映了这种文化语境的迁移，故此将“线法山”形式背后的“诗丘”这一意象提取并加以解读有助于揭示隐含于其中的设计意图，进而更加深入完整地把握圆明园西洋楼园林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注释

- ① LE GOBIEN C. 1653-1708; QUERBEUF, YVES MATHURIN MARIE TRÉAUDET DE, 1726-1797; DU HALDE, J. B. (JEAN BAPTISTE), 1674-1743; JÉSUITES.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 XXIV. Paris: Chez J. G. Merigot le jeune, Libraire, 1781: 401-402.
- ② 参见《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清同治年间的“圆明三园全图”中的标注。
- ③ 该著作初版于1934年发行，作者马龙曾经采访过一位19世纪在世的Lu姓老人，此人当时住在海晏堂东侧的一个小棚子里，在那里耕种一些小块的土地，

也为一些游客当向导。他自称1860年园子被毁时自己只有十一二岁，自那时起便被雇佣在园中做除杂草和清扫的工作。这部著作中关于圆明园的部分细节信息来自这位Lu姓老人的口述。

- ④ MALONE C B.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M].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6: 159.
- ⑤ 该书1735年再版时更名为《视学》。
- ⑥ 年希尧. 视学(清雍正刻本) [M]. 1729: 1.
- ⑦ 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将花圃设计修剪成类似刺绣纹样的复杂几何图形，故此也被称之为刺绣花圃(parterre de broderie)，而这样的构图只有在俯瞰的角度下才能够呈现最完美的透视效果。
- ⑧ DE CAUS S. Les Raisons des forces mouvantes avec diverses machines tant utiles que plaisantes ausquelles sont adjoints plusieurs desseings de grotes et fontaines [M]. Francfort: Jan Norton, 1615: 123-124.
- ⑨ 此处培根特意强调不建造任何堡垒，试图将这种园林山丘与中世纪盛行的城丘城堡中的城丘(motte)做出明确区分，后者是一种军事防御性质的构筑物而非景观元素，尽管有一些城丘在后来被改造为园林景观，但其中大多数都保留了中世纪军事堡垒的遗迹，因此从形式上不是完美的景观山丘。
- ⑩ BACON F. Of Gardens: An Essay [M]. London: J. Lane, 1902: 21-22.
- ⑪ 培根在文章起初便诉说上帝最初为人类建造的花园(伊甸园)，并称其为“人类最纯粹的欢愉”，借此来强调园林所具有的宗教指涉的特征。
- ⑫ LAZZARO C, LIEBERMAN R.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garden: from the conventions of planting, design, and ornament to the grand gardens of sixteenth-century Central Italy [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2.
- ⑬ 阿波罗(Apollo)是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亚十二位主神之一，他在诸多文本中被赋予了非常多的象征内涵，他既是太阳神，也是光明和健康之神，还能够用音乐抚慰人的心灵，被尊崇为音乐与诗歌之神，九位缪斯女神在其手下听凭其驱策。在许多造型艺术中的阿波罗手持奇特拉琴(cithare, 音乐的表征物)身边伴有天鹅(诗人的表征物)，在一些古老的赞歌中还将他奉为建筑艺术的发明者。参见1868年出版的《法兰西艺术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des Beaux-Arts) 第二卷56-57页“Apollon”词条。
- ⑭ DIDEROT D. Encyclopédie [M]. 12. Paris: Briasson, 1765: 72.
- ⑮ ALIGHIERI D. La divina commedia di Dante [M]. 2. Milano: Ulrico Hoepli, 1896: 630-688.
- ⑯ 参见1868年出版《歌德诗选》(Goethe's Gedichte) 第二卷第281-289页“Deutscher Parnaß”。
- ⑰ VON GOETHE J W. Goethe's Gedichte [M]. Stuttgart: Cotta'schen, 1868: 281-289.
- ⑱ Parnasse即帕纳塞斯山的法文译名，中文或将其翻译为“高蹈派”诗歌运动。
- ⑲ DE MONTAULT X B. Traité d'iconographie chrétienne. Dessins par Henri Nodet. II [M]. 1. Paris: Louis Vives, 1890: 295.
- ⑳ 拉斐尔在签字厅中绘制的四幅壁画分别指涉了人

类知识的四个领域：哲学《雅典学院》、宗教《圣礼之争》、诗歌《诗丘》以及法律《三德像》。

- ㉑ 西方艺术传统中的“诗如画”(Ut pictura poesis)的观念，这一谚语引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8 BC.)的《诗艺论》(Ars Poetica)，这种古典艺术观念认为作为“特殊语言”的诗歌(poesis)是对于一种“普遍语言”即绘画(pictura)的模仿。
- ㉒ 古希腊神话中的双翼飞马，相传用双蹄在帕纳塞斯山挖出灵泉泉眼，因此也被用来象征诗人的灵感。
- ㉓ 欧洲上流社会一些有权势的贵族阶层对艺术、文学等文化活动的资助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参谋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 BC.70—BC.8)是当时著名的艺术资助者，古罗马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 BC.70—BC.19)、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BC. 65—BC. 8)等人都是他的资助对象。“对艺术活动的资助者”在意大利语中的表述“mecenate”、法语中的表述“mécène”以及德语中的表述“Mäzen”都是源于他的名字。这种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加成为一种风潮，当时的社会名流几乎都通过对文化艺术事业的资助来标榜自己的非凡品位、财富声望及社会影响力。例如当时著名的法尔尼斯家族、美第奇家族、博尔盖塞家族等。正如古罗马人在辞句中流露出的对于梅塞纳斯的赞美，作为回馈艺术家通常也会在艺术作品中通过隐喻或是寓言形象的方式来赞美这些资助者。
- ㉔ CELLAURO L. Iconographical aspects of the Renaissance villa and garden: Mount Parnassus, Pegasus and the Muses [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2003, 23 (1): 42-56.
- ㉕ 在大多数地中海沿岸的地区棕榈树都被赋予了“胜利”“富饶”的寓意。
- ㉖ TRONÇON J. L'entrée triomphante de Leurs Majestez Louis XIV. roy de France et de Navarre, et Marie Therese d'Autriche son épouse [M]. Paris: Chez Pierre Le Petit, Thomas Joly, Louis Bilaine, 1662: 9-10.
- ㉗ 蒂莱曾任法国国王秘书，管理纹章徽饰。
- ㉘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也经常自比太阳神阿波罗，故此他也被称为太阳王(Le Roi-Soleil)。法国建筑师菲利比安(André Félibien, 1619—1695)在1674年出版的《凡尔赛宫概览》(Description sommaire du chateau de versailles) 第11页中说明了凡尔赛宫中频繁出现的“阿波罗”主题的艺术作品的原因：太阳是国王的徽饰(Le soleil est la devise du Roy)。
- ㉙ 参见 维基百科意大利语词条“Macchina della China”：https://it.wikipedia.org/wiki/Macchina_della_China
- ㉚ 这个节庆活动是那不勒斯国王作为臣属向教宗每年进行定期献礼时举行的，在每年6月29日，其历史自11世纪持续至18世纪，相关信息参见维基百科意大利语词条“china (或 acchina)”：https://it.wikipedia.org/wiki/China.
- ㉛ BEUDEKER C. Tonneel van Nederlandse Lusthooven [M]. 1. Amsterdam, 1718: 18-19.
- ㉜ 即现在的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 de Paris)的前身。

③③法国旧时长度单位, 1土瓦兹 (toise) 约合1.949米。

③④ BROSSE G D L. Description du Jardin royale des plantes medecinales, estably par le Roy Louis le Juste [M]. Paris, 1636. 23-26.

③⑤ LE ROUGE G-L. Curiosités de Paris, de Versailles, Marly, Vincennes, Saint-Cloud, et des environs.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de la description de tous les nouveaux monumens, edifices et autres curiosités, avec les changemens qui ont été faits depuis la derniere edition. Par MLR Tome premier [-Tome second] [M]. 1. Paris: chez les libraires associés, 1771: 390.

③⑥比丰亭的设计师是路易十六的御用建筑师维尼凯 (Edme Verniquet, 1727—1804), 建造于1786—1788年, 作为金属结构的建筑, 其建造比埃菲尔铁塔 (la tour Eiffel) 早一百多年, 后者建造于1887—1889年。

③⑦关于“诗丘”这一规则形式的人工山丘, 有部分证据显示受到了古罗马时期坟丘 (mausoleo) 形式的影响, 早期实例可参见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多·德·美第奇 (Ferdinando I de' Medici, 1549—1609) 位于罗马的别墅 (Villa Medici à Roma) 于1570年左右建造的一座规则圆锥体人工山丘, 其层层收分的规则几何形态与轴线布局与后来所流行的“诗丘”高度一致, 1655年出版的《罗马最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宫殿建筑》 (Palazzi di Roma de piu celebri architetti) 描述这是一座按照“坟丘”样式修建的人工山丘 (Monte fatto à mano in forma di Mausoleo), 通过对比同一时期对奥古斯都陵 (Mausoleum Augusti) 等古罗马坟丘的图像表达, 两者形式存在一定的相似度, 这或许可以证明“诗丘”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曾受到古罗马陵墓形式的影响, 进一步印证了古典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力。

③⑧ LE GOBIEN C, DU HALDE J-B, MARÉCHAL N, et al. Lettres edific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M]. 24. Paris: Chez J. G. Merigot le jeune, 1781: 238.

③⑨原文为法文, 如下: Il avait un goût particulier pour la peinture, dès qu'il fut sur le trône il s'attacha au F. Castiglione, dont il aimait à se dire le disciple, et passa peu de jours de son deuil sans l'avoir aupres de lui Plusieurs heures.

④⑩ PFISTER L.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60 [M]. 2.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orphelinat de T'ou-Se-We, 1934: 635-639.

参考文献

[1] GOBIEN C L, HALDE J-B D, QUERBEUF Y M M T D. Lettres edific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M]. XXIV. Paris: Chez J. G. Merigot le jeune, Libraire, 1781: 401-402.

[2] MALONE C B.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M].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6. 159.

[3] 年希尧. 视学 清雍正刻本 [M]. 1729: 1.

[4] DE CAUS S. Les Raisons des forces mouvantes avec diverses machines tant utiles que plaisantes ausquelles sont adjoints plusieurs desseings de grottes et fontaines [M]. Francfort: Jan Norton, 1615: 123-124.

[5] BACON F. Of Gardens; An Essay [M]. London: J. Lane, 1902: 21-22.

[6] LAZZARO C, LIEBERMAN R.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garden: from the conventions of planting, design, and ornament to the grand gardens of sixteenth-century Central Italy [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2.

[7] DIDEROT D. Encyclopédie [M]. 12. Paris: Briasson, 1765: 72.

[8] ALIGHIERI D. La divina commedia di Dante [M]. 2. Milano: Ulrico Hoepli, 1896: 630-688.

[9] VON GOETHE J W. Goethe's Gedichte [M]. Stuttgart: Cotta'schen, 1868: 281-289.

[10] DE MONTAULT X B. Traité d'iconographie chrétienne: Dessins par Henri Nodet. II [M]. 1. Paris: Louis Vives, 1890: 295.

[11] CELLAURO L. Iconographical aspects of the Renaissance villa and garden: Mount Parnassus, Pegasus and the Muses [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2003, 23 (1) : 42-56.

[12] TRONÇON J. L'entrée triomphante de Leurs Maiestez Louis XIV. roy de France et de Naurre, et Marie Therese d'Autriche son espouse [M]. Paris: Chez Pierre Le Petit, Thomas Joly, Louis Bilaine, 1662: 9-10.

[13] BEUDEKER C. Tonneel van Nederlandse Luthooven [M]. 1. Amsterdam, 1718: 18-19.

[14] BROSSE G D L. Description du Jardin royale des plantes medecinales, estably par le Roy Louis le Juste [M]. Paris, 1636. 23-26.

[15] LE ROUGE G-L. Curiosités de Paris, de Versailles, Marly, Vincennes, Saint-Cloud, et des environs.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de la description de tous les nouveaux monumens, edifices et autres curiosités, avec les changemens qui ont été faits depuis la derniere edition. Par MLR Tome premier [-Tome second] [M]. 1. Paris: chez les libraires associés, 1771: 390.

[16] GOBIEN C L, HALDE J-B D, QUERBEUF Y M M T D. Lettres edific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M]. XXIV. Paris: Chez J. G. Merigot le jeune, Libraire, 1781: 238.

[17] PFISTER L.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60 [M]. 2.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orphelinat de T'ou-Se-We, 1934: 635-639.

[18]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19]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续编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20] FRANCE I I D.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des Beaux-Arts [M]. 2. Paris: Chez Firmin Didot Freres, Fils et Cie, Imprimeur-Libraires de l'Institut Imperial de France, 1868.

[21] FERRERIO P. Palazzi di Roma de piv celebri architetti [M]. Roma: Si vendeno per Gio. Iacomo Rossi, 1655.

[22] FÉLIBIEN A. Description sommaire du chateau de Versailles [M]. Paris: En la boutique de Charles Savreaux, 1674.

图片来源

图1: 经薛天处理, 来源: http://img.mp.itc.cn/upload/20170205/cbef2a96b9e94523a5e77f1f70ed9d62_th.jpeg

图2: https://www.librarysearch.manchester.ac.uk/discovery/fulldisplay?docid=alma992984249544901631&context=L&vid=44MAN_INST:MU_NUI&lang=en&search_scope=Special_Collection&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Special_Collection&query=any,contains,yuanmingyuan&offset=20&pcAvailability=false

图3: *Les Raisons des forces mouvantes, avec diverses machines tant utiles que plaisantes*, 1615: 124

图4: *Of gardens, an essay*, 1902: 1

图5: 经薛天处理, 来源: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064-0001“长春园内围河道全图”(局部)

图6: 经薛天制作处理, 平面图来源: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续编》078“长春园西洋楼全部地样”局部

图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Parnassus

图8: *L'entrée triomphante de Leurs Maiestez Louis XIV. roy de France et de Naurre, et Marie Therese d'Autriche son espouse*, 1662: 9.

图9: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27510w.r=le%20Parnasse%20fran%C3%A7ais?rk=21459;2>

图10: <https://bibliotheque-numerique.inha.fr/collection/item/26068-redirect>

图11: *Neue Garten-Lust oder Völliges Ornament*, 1720: 32.

图12: *Neue Garten-Lust oder Völliges Ornament*, 1720: 33.

图13: 经薛天处理, 来源: <http://bibliodyssey.blogspot.com/2010/10/pleasure-garden.html>

图14: <https://www.bl.uk/onlinegallery/ttp/dutchgardens/accessible/images/1000/page18+19.jpg>

图15: <https://gardensbefore1800.blogspot.com/2019/06/1690s-park-formal-gardens-of-zorgvliet.html>

图16: 经薛天处理, 来源: <https://www.jardindesplant-esdeparis.fr/fr/aller-plus-loin/histoire/lhistoire-jardin-plantes-3777>

图17: 同图2